



yaogunwutubang

摇滚乌托邦

张艳庭◎著



天马行空的奇诡构思

反乌托邦的重磅力作

著名作家 戴来 作序推荐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摇滚乌托邦

张艳庭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摇滚乌托邦 / 张艳庭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6

ISBN 978-7-80769-681-0

I. ①摇…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6822 号

摇 滚 乌 托 邦

著 者 张艳庭

出 版 人 田海明 朱智润

选题策划 胡俊生 丁 瑞

责任编辑 胡俊生 李 荡

装帧设计 一 湖

责任印制 刘 银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 - 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廊坊市安次区团结印刷有限公司 0316-2585645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7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9-681-0

定 价 28.00 元

序 言

认识艳庭是在第四届河南省青创会上。会议报到之后，文友互相串门聊天，一个年轻人被一个朋友带过来，说是后起之秀，叫张艳庭。这是我第一次见他。也许是因为参加这样的会议不多，他显得有些腼腆。但说起小说来，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和我聊了很多，感觉文学观念上有相投之处。后来李洱几个人说要去消夜，我便叫上了他一块去。在郑州的夜市摊上，我们谈论了更多的话题，也像熟悉的朋友一样开起了玩笑。这次会议之后，他就经常给我邮寄他编辑的文学杂志，不断联系，逢年过节也会发来祝福的短信。这些短信都是他写的诗，我便把他当作了一个诗人。这次看到他的长篇小说《摇滚乌托邦》，有点意外，然后知道他已经写了很多年小说，这已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在这个充满快餐的时代里，这部十几万字的小说，他写作、删减、修改、打磨，前前后后花了好几年。在读过小说之后，我才真正觉得有些吃惊，为他能有意识地进行反乌托邦小说的写作，也为这部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艺术特质。

古往今来，以乌托邦为主题的书籍为数不少，也许因为人们内心深处一直有着根深蒂固的乌托邦情结。从托马斯·莫尔创作《乌托邦》开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人们就在不断地塑造一个又一个乌托邦。那些早期的乌托邦著作严格来说，并不是小说，或者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乌托邦小说，其实基本都是反乌托邦小说。著名奥威尔的《1984》自不必说，扎米亚京的《我们》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也都是反乌托邦小说经典。

之所以说早期的一些乌托邦经典不是小说，或者不是现代意义的小说，因为虽然它们都是虚构的，但这些作品往往都是一些社会和政治理想，对社会层面的书写远远大于对人的书写。而文学首先是人学，不是社会学，在小说上，尤其注重对个体人的书写。以往的许多乌托邦作品都在刻意营造一个完美的社会，如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大洋国》等，但不管在对乌托邦社会幻想还是在实践的层面上，人都被置于次要的位置。之所以说反乌托邦小说才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是因为，它们所反映的恰恰是社会的“完美”背后人的残缺。张艳庭的这部小说也是具有现代意味的反乌托邦小说。与《1984》等小说不同，这部小说所反映的是艺术的“完美”背后人的残缺。当整个城市的人都把音乐艺术当做自己的宗教和政治，当做自己“爱”的代用品时，人就已经变得残缺，人性就被压抑和扭曲。他书写这样一个城市的破灭，也就是在书写人性的胜利。

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作者在小说里设置了一个男女比例失衡的世界。如同他对这部小说的“寓言性”定位一样，男女比例的失调是小说寓言性的重要体现。小说中，这个城市因性别比例失调而导致伦理道德的改变，也是畸形社会制度的根本原因。一定程度上，这可以称为乌托邦，不过，是坏的乌托邦，或者叫恶托邦。

爱情是人类文学的永恒命题。不过通常所说的男女之爱，是建立在性别比例均衡的基础上的。当这种比例严重失衡，爱情是处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那一端，还是不能承受之重的那一端？作者在小说中大胆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做了一番有意义且深刻的探讨。

这部小说如果说在意义方面可以归纳为“寓言性”的话，在叙述和描写等方面，则可以说有一番别样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作者在小说中展现出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构筑了一个诡异多姿的世界。音乐在小说中也拥有着一一种魔幻又神奇的力量。这种力

量可以用来填补人们身心双重的空虚；同时也可以作为刑具，用来惩罚折磨人；甚至可以用来作为战争的武器。最后这种音乐因为承载了爱，而升华成了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甚至具有了宗教创世般的力量，改变了这个音乐之城的性别比例，使它变得均衡。小说因为这样的描写，而有了十足的魔幻味道。

在与艳庭交流小说时，他说创作这部小说的源起之一，是因为对音乐的喜爱。我得知他上高中时就是铁杆的摇滚乐迷，后来又喜欢各种各样的音乐，对西方交响乐也很痴迷，算是一个发烧友。他说自己喜欢现代感极强的摇滚乐，却也喜欢以交响乐为代表的西方古典音乐，又喜欢以古琴为代表的中国古典音乐。表面上看这挺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一个喜欢音乐的人，也许真的会喜欢所有好的音乐。如同他的阅读，同样是丰富驳杂的。他说自己对艺术的态度是：所有真正有个性的艺术都值得尊重。懂得欣赏真正的个性，吸收其他人的优点，融会贯通，进行自己的创造，也许就是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写出好小说的前提。

对音乐的喜爱，对反乌托邦的寓言体小说创作的愿望，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这部小说的诞生。在艺术层面上，这部小说虽然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但这种创新的尝试，对个性和思想的追求是值得赞赏的。而这部小说真正的价值，还需要更多的人通过阅读来评定。就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也许一万个读者同样就会有一万个音乐之城。

戴来

（著名作家，曾获春天文学奖、《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等。）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音乐之城.....	1
第二章 爱的回忆.....	15
第三章 记忆交错.....	32
第四章 诗的裂变.....	47
第五章 影碟事件.....	66
第六章 风暴欲来.....	82
第七章 爱上伊娜.....	109
第八章 钢琴绝响.....	131
第九章 台风之眼.....	145
第十章 决死之战.....	161
第十一章 又见陈慧.....	170
第十二章 拯救慕容.....	185
第十三章 朱丽复活.....	193
第十四章 破镜重圆.....	207
第十五章 永失所爱.....	220
第十六章 最后的音乐.....	227
第十七章 灰飞烟灭.....	234
第十八章 爱之祭.....	238
第十九章 美丽新世界.....	241
第二十章 陶桃朝圣.....	247

第一章 音乐之城

是的，这是一座音乐之城。

刚到这座城市时，纪陈张还听不懂这里的语言。他看到这里到处都是音乐演出，到处都是在音乐中狂欢的人们；那些音乐比他听过的所有摇滚乐都要更“摇滚”，现场也比他见过的所有摇滚现场更狂热。他高兴地奔向一处场地，想要融入狂欢的人群，跟着他们一起听，一起蹦跳。但还没有走到，他就被音浪给卷了回去，连着退了几步。他愣了一下，又继续往前走，却发现那些音乐似乎真的使空气产生了阻力。他无法跑过去。他呆呆地站在那里，甚至想到其他星球的引力与地球的引力是不同的，比如月亮，而这里与月亮正好相反。但这种超重的引力又只存在于那些音乐中。这让他感到神奇却又疑惑：这种音乐是否是一种全新的物质？

他无法确定。他又试了一下，发现越靠近音乐现场，仿佛地心引力就越强。无法继续向前，他就绕着那些演出现场走。他想那些人为什么不感到沉重，而能够欢呼雀跃？这里为什么到处都是音乐演出？难道是在进行着一个超大型的摇滚音乐节？但用摇滚来概括这些音乐显然不够，它们超越了自己那个世界对音乐的定义，拥有着更强大的力量。虽然离现场很远，那些音符还是像一只只长着金属翅膀的鸟一样扑向他，让他走得踉踉跄跄；或者像一只只色彩斑斓的食人猛兽一样扑向他，让他心生恐惧。因为这种感觉，他没有再想要奔向那些音乐，去听那些音乐，而是想确定这里是不是他要去的音乐之城。

但语言不通，所有事物都像是有了隔阂，他只能像一只无头

苍蝇一样在这个城市中到处乱转。然后他发现，这个城市的建筑也是奇特的，仿佛有一种音乐感。虽然人们用凝固的音乐来比喻建筑，但这里的建筑却像是流动的音乐。甚至这个城市的街道布局仿佛也与音乐有关，他似乎可以用不同的音符和音阶来形容它们。他想：这是因为这座城市中无处不在的音乐，还是本来就如此？

他在城市中走着，看着同时也倾听着这里的建筑，为它们惊叹。这种惊叹在他看到一座宏伟奇特的建筑时达到了顶峰。这座建筑在远处看像在空中飘一样，近处看却又是如此真实地矗立在大地上；就像一座中世纪气势恢弘的教堂，却又与教堂完全不同，因为那个世界的教堂是与上帝有关的，而它似乎也同时与魔鬼有关。他感到有些恐惧，却又不自主地向它靠近；他想让自己停下，但在音乐中，他的意识仿佛已经不听自己指挥，让他走进了这座建筑；就像这座建筑具有另一种引力一样。

走进去之后，声音一下都消失了，整个世界似乎都安静了下来。他有些奇怪，就慢慢地往大殿里面走。这座哥特风格的大殿金碧辉煌，却又流露出一种阴森的气息。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会同时在他的大脑里出现。也许是因为这里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影。他慢慢走到大殿的中央，看到了一个祭坛——它的形状只能让他联想到祭坛。他想这也许真是这里的教堂或寺庙。但有一点又让他奇怪：为何这里没有供奉神像？

正迷惑时，他看见了一个穿着像是牧师的衣服却又光着头的人。犹豫了一下，他就追了上去。那个人转过身来，面目看起来是慈善的。纪陈张对他说，自己是从别的地方来到这个城市的，听不懂这里的话，也不会说，不知道该怎么办，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

这个牧师或者僧人一样的人在听了他的话之后，将他带到了大殿角落处的一扇门前，打开让他进去。纪陈张看着他，又想起自己来时的情景，就相信了他，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窄窄的屋子，与外面并没有什么不同，直到他在里

面听到了一种奇怪的音乐。这音乐一开始若有若无，但很快就汹涌澎湃起来。他觉得只能用水的形象来形容这种音乐；它们也的确像水一样，把他的意识淹没，让他的自我感觉一点一点地消失。他用残余的意识想：这是不是洗脑？想着想着他就害怕了起来，用力站起，打开门跑了出来。

那个僧人仍然站在外面，对他说：“你不应该这么快就出来的。”他正想辩解，忽然发现自己能听懂这里的话了，但却仍然不会说。他说的仍然是自己那个世界那个国家的话。那个僧人告诉他：这两天是这个城市新市长就职庆祝的时间，所有的音乐都会在这个城市奏响，如果他在外面把这里的音乐都听完，就可以说这里的话了。纪陈张对他点头鞠躬，又用自己世界的话对他说了“谢谢”，就走了出来。

音乐又像海浪一样涌进了他的耳朵。他向传来音乐的舞台走去。经过了这一番“洗礼”，他不仅没有了恐惧感，那种超重引力似乎也渐渐消失了。他想自己之所以产生那种感觉，也许是因为这些音乐都是黑暗、迷狂、诡异、沉重的，是一种心理的错觉。想到这里，他似乎真的摆脱了那种引力。他来到舞台前，跟着狂欢的人群一起蹦起来。虽然那种超重感消失了，但这些音乐仍然拥有一种独特而强大的力量，作用到了他的内心深处。他想要更多地了解这里的音乐，也为了能够说出这里的话，就一个舞台接着一个舞台的听，一种音乐接着一种音乐的听。夜深之后，整个城市里的音乐才停下来。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在公园里找到一个长凳，躺了下来，想：这里真的是那个音乐之城吗？

第二天醒来之后，他就接着到各处去听音乐。这个城市似乎非常的大，他以为走到头了，又有新的街区出现。就像七个音符就可以组合成无数种音乐一样，这个城市也像在用建筑为他不断地演奏音乐。他在建筑音符的指引下，感受着这个城市的无穷无尽。他不断向这个城市边缘走，却又似乎离它的中心越来越近。这个世界似乎真得只是一个城市。最后他沿着一条似乎通往城市尽头的道路，走到了这里的政府广场——这个城市的中心。这里

的人更多，几乎汇成了一个狂欢的海洋。

他看到整个广场的人都在为台上的人演奏的音乐疯狂，就想：这个演奏者是谁？他融进了人流，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奇妙的舞台，在上下来回地转动；但更奇妙的是台上那个人的音乐。

这音乐像点燃了他的神经一样，让他无法再控制自己，也跟着台下的人蹦起来，疯狂起来。然后他才听到人们在蹦跳的同时都疯狂地喊着“市长万岁”。他有些吃惊，但身体却仍然在跳；他想：这竟然是他们的市长？市长与万岁这个词也能连到一起？也许市长就是这里的最高政治领袖。难道他真是一个奇才，既能把音乐做到最好，又能够当这里的政治领袖？

他忽然想：也许这里真的是音乐之城，让音乐水平最高的人做他们的政治领袖——市长。他也有些激动地大声叫喊起来。随着音乐的高潮到来，这种万岁的呼喊声渐渐高了起来，汇到了一起压过了那个演奏者的声音。纪陈张听到慕容秋天这个名字时，想：这应该就是这个市长的名字吧。

他才意识到自己喊的原来就是他们的语言，音乐一样的语言。他也才明白为什么要都听了这里的音乐才可以说出这里的话，因为这里的语言是如此富有音乐性。这时慕容秋天的音乐在呼喊之中停了下来。纪陈张刚刚想到这个场景是如此的富于戏剧性，像是自己那个世界的摇滚演唱会，也像……

很快，另一种音乐又响起。来不及多想，他的思绪就又被带回到了音乐里。这时的音乐是如此沉重、忧伤，却又仿佛是燃烧着的，点燃了每个人意识和本能的战栗与狂热。整个广场已是一片狂热的海洋。那一刻他想：就算自己那个世界最好的摇滚乐，跟这里的音乐比起来，也像小儿科一样；而那个世界的演唱会也没法和这里的相比，就算一两个，比如伍德斯托克能够相比，这里的音乐精神也是那里没法比的吧——让音乐水平最高的人做政治领袖！

这时“市长万岁”的呼喊声已经划破了天空。呼喊的人群无边无际，应该是整个城市的人都集中到了这里。他在音乐中边喊

边想：自己竟然真的完全融入了？当他注意到他旁边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男性的时候，也并没有在意，因为这与他在原来的世界自己国家里听摇滚的经验是一致的，都是男性居多，而这里的音乐多么像摇滚乐。

音乐到了高潮的时候，人们的欢呼声也达到了最高点。在已经压过音乐的巨大声浪中，慕容秋天将自己的音乐接到了两座政府大楼上。本来舞台上的音响已经是一流的了，他这样一转换，音乐仿佛从一条大河流进了大海，巨大的声音像潮水涌来，整个广场的人一瞬间都像被巨浪吞没了一样，安静了下来。

政府大楼也是音箱！纪陈张睁大了眼睛。随后这两个巨大的音箱里传来慕容秋天的器乐独奏，他本人也被可以变幻的舞台给遮住了。人们都看不到他，只可以听到他的乐器发出的声音。

纪陈张想这应该是这里特有的一种乐器，音色是如此独特，又如此完美。这时的音乐与之前相比，却完全不同了，由原来的迷狂转到了一种深深的忧伤之中。所有人都在兴奋的顶点上，停了下来。他们也许本来是想为这次转换而再次欢呼的，但没想到从里面出来的音乐一下子变了。这之前的音乐，虽然也忧伤，却能够将人点燃；现在的音乐却变成了一种强烈深沉的悲伤，并且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人们以前应该从没有听过他这样的音乐，也不明白他为什么演奏这样的音乐。

这音乐将他们压抑住了，也是一种深深的悲伤把他们压抑住了。他们都屏住了呼吸，静静地听着。整个广场静得只剩下了慕容秋天的音乐。纪陈张想：他为什么在这时演奏这样的音乐？这是他刚刚就任市长的日子呀！

纪陈张能够感到这音乐中包含着一种宿命式的东西，就想：难道他对自己的命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就在纪陈张觉得自己再也承受不了这种伤感时，音乐一下停住了。慕容秋天从舞台上走下来，甚至没有说声再见或结束的话，就走向政府大楼了。整个广场的人都愣在了那里，像还没有从音乐中出来，或者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纪陈张也在想

着，但这时有一个声音喊：“市长万岁，慕容秋天万岁！”

所有刚才被压抑的人们一下子都反应过来，也都喊了出来：“市长万岁，慕容秋天万岁！”

纪陈张仍然觉得他们是出于真心的，就像慕容秋天的任何音乐都是恩赐的那样高喊。他也发自心底地喊了出来。

人们逐渐散去。纪陈张看着这场景，感觉非常熟悉，却又是那样地不同。他又一次想到这里音乐水平最高的人竟然也是政治领袖，就想：这里的确就是那个音乐之城。

他高兴地随着散去的人流在街上走着。他已经能听懂他们的谈话了。他混在他们中间，听他们说明天是一个更大的庆典，是市长慕容秋天和这个城市最美丽的女人的婚礼。他听到这个城市最美丽的女人时，想起自己好像没有在这个城市见到过多少女人，所以他无法根据这里一般的女人来推断这里最美的女人究竟长什么样，而只是根据自己那个世界的想了一下。之后他就被另一种东西带入了惊喜之中。他发现自己竟然认识这个世界的文字。他刚来时就感到它们似乎非常熟悉，现在再看，就觉得自己认识它们，也许是因为音乐让自己听懂并会说这里的语言，然后就自然认识了这里的文字。他一开始觉得这就是自己那个世界的文字，但后来又发现多少有点不同，但到底哪点不同他又说不出来，反正他认识它们。

他看到一个很大的房子外面挂了个牌子：房间出租。他兴奋地敲了门。也许他并不是去找房子，而是为了这些字本身才去敲的门。开门的是一个老人。他用自己的语言问这里是否有房间出租。那个老人仿佛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才猛然想起，说出了这里的话，但还是有些结巴。那个老人笑着点头说是，就把他让进来，又笑着带他去看了房。

纪陈张看了之后，仍然有些结巴地说：“不好意思，我现在身上没有钱。”

那个老人说：“没事，今天天晚了，你先住下吧。回来再给也行。”纪陈张就说：“那，太谢谢了。”

这时老人问他刚才说的话是什么。他笑了笑却没有说出来，似乎想起了什么。他说自己今天听了一天音乐，有些累了，想休息一会儿，回头再告诉他吧。房东仍然笑着说好，又问他吃饭了没有，这里提供餐饮。他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吃饭，就说吃点吧。房东就带着他去吃饭。

吃过饭，他对房东说自己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刚才说的话是他们那个世界的。房东就又笑笑，说欢迎欢迎。纪陈张想讲出来也没什么，就去休息了。

他躺在床上，完全放松下来后，想：这一切都是真的么？自己真的得来到了这个地方？它究竟是在自己那个世界的哪里？是在它之上？之下？还是就在自己那个世界之中？这里的人把这里叫做一个城市，难道这里只是一个孤零零的城市吗？

但这里的确是一个城市，拥有音乐般的建筑，还能播放音乐，是自己那个世界没法比的。尤其是这里音乐水平最高的人也是政治领袖。这里的确是音乐的圣地。

想到这里，那些音乐给他的感觉仿佛重又出现，让他又兴奋起来。这时房间里的电视忽然自动打开，播放了起来。这吓了他一大跳，他赶紧把屋子环视了一遍。直到看了没有任何人，他才放下心来，想这个地方的电视也许就是这样的。因为他看到这里的电视机非常高级。

电视里出现了像自己那个世界播放的新闻。仔细一听果然是这个地方的新闻，叫做音乐新闻。主播以一种喜悦的口气说：“今天是新市长慕容秋天就任的第二天，全市依然沉浸在狂欢的气氛中。新市长今天在市政府广场上做了专场的音乐会，现场所有的人都发出了市长万岁的内心真实呼喊。在这里，让我们衷心地祝愿市长的音乐创作更上一个新台阶。下面请广大市民们再一次欣赏市长的精彩演出。”然后电视画面就出现了慕容秋天白天演唱会的情景。

慕容秋天是盛装登场的，整个舞台旋转着把他升了起来。音乐响起，奇特的旋律就像宇宙里的黑洞一样把纪陈张吸了进去。

他感觉这位市长的音乐像是有魔力一样，比这里的其他音乐都更有力量。

他还没有听到自己到达现场时听的那首歌时，就已经很晚了。听了这么长时间音乐，他感觉自己的神经已经有些受不了了；又回想起他在现场时那些听众欲仙欲死的疯狂，觉得这里的人真的是在音乐方面比一般人强。他想起明天慕容秋天和那个最美的女人的婚礼，就想一定要去看，然后起来把电视关掉了。他发现屋子里没有太多其他东西，却有一套非常好的音响设备和电视，想也许是这里的特色吧。他回来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第二天他醒来，一看表已经不早了，就赶紧起床。出来碰到房东，他就朝房东笑了一下，问房东怎么不去广场上看市长的婚礼。房东笑着说他看一下电视上的直播就行了，又说让他赶紧去，坐公交车去，这里的公交是免费的。纪陈张听了惊喜地说了谢谢，意识到自己的话好像没有那么结巴了。他跑到街上，在一个站牌旁等。上了公交车，果真没有人问他要钱，也没有自动投币的装置，但却并不拥挤。坐下来之后，他看见前面有一套非常棒的电视音响设备，正直播着今天婚礼现场的音乐会。

他想：这个地方是这么现代，公交车这么先进，而且还免费，比那个世界的城市还要发达。在离广场还很远的时候，他就在窗口听到了广场上传来的音乐。下车之后，他看到这里已经是一片欢庆的海洋了。他在其他演出场所看到的那些音乐家们歌手乐手们，都集中到了这里，在那个仿佛长堤一样的舞台上排开，一起演出。

他无法去描述前天他听过的音乐家们的音乐，每一个都震撼过他；而现在他们都汇到了一起，包括许多他没有听过的。他走进广场之后就再也找不到自己了，在人群中，只能随着人群一起狂欢。他想在自己那个世界，任何音乐会都比不过这里的音乐会的。音乐达到高潮的时候，慕容秋天出现在了舞台的正中央。所有的人都一起欢呼，一起鼓掌，一起尖叫。他又一次注意到台下的人大部分都是男的。因为他看到了朱丽，一个竟然可以那么美

的女人，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她也会成为最美的女人。他在想台下的那些人究竟是为谁欢呼。因为他们大都是男人，所以他觉得他们应该也和他一样，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朱丽而惊叹欢呼。这样一位美丽的女人和别人结婚，难道他们没有一点嫉妒吗？他听到他们的欢呼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也许因为要娶她的人是慕容秋天，这个城市音乐水平最高的人。对音乐水平最高的男人和最美的女人的结合的赞美，本身就是对音乐的一种尊重和赞美啊。他愈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音乐之城了。

他在台下静静地看着这场婚礼。慕容秋天为朱丽戴上戒指，又吻了朱丽后，旁边那个穿着牧师衣服却又像是僧人的人宣布他们结为夫妻。全场安静的人群又爆发出一阵欢呼。他看到慕容秋天和朱丽脸上都漾着幸福的笑容，也为他们而高兴。他也跟着那些人欢呼，又想：那个主持人就像僧人一样，让一个僧人来主持婚礼，好么？也许这正是这里的规矩。在这里，也许自己在那个世界的俗念，都不需要有了。

随后那位僧人宣布新人入洞房，慕容秋天和朱丽相互一吻，然后携手向市政府大楼走去。音乐又重新响起。这里的人们又在音乐中开始了狂欢。纪陈张没想到这婚礼的程序就像自己那个世界的一样，这让他感到温暖，同时也让他感动。他注意到，慕容秋天与昨天似乎判若两人，笑得那样灿烂。他从他们的笑容里想到慕容秋天应该是真得爱着朱丽，朱丽也应该是真得爱着他的。他们就像自己那个世界里一对平凡的，因相爱而结合的男女一样。

但这里却又与那个平常世界不一样。当他知道这个城市最高领袖是音乐最好的人，他就这样想了；当他又知道那些台上让他们如痴如狂的乐手、音乐家们都是这个城市里的政府官员时，就更坚定了他的想法。一个由音乐人自己管理的城市怎么会不是一个音乐之城？而由艺术家们来统治，艺术家们会不知道自由对于一个人有多么重要吗？这肯定也是一个自由之城。他想自己曾在那个世界里尝试着去做一个乐手或歌手，也许在这里能实现自己

的梦想了；而自己来这里的目的，也应该能够实现。最后他乘车离开了。

他回到那个大房子，吃了点东西，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躺到了床上。他比昨天睡得晚了点，想了许多东西，包括自己的爱情，很晚才睡着。

第二天醒来，他就想：自己需要找工作了，以便能够付得起这里的房租，也不用房东再给自己提供免费的饭。他觉得房东是愿意给自己提供信息方面的帮助的，便去找房东。在房东房间的外面，他仿佛听到了一阵乐器的响声，似乎是木吉他，但又似乎不是。不过应该不是用音箱放出来的。

他敲了敲门，房东开门，把他让了进去。他进去看了看，却没有发现什么木吉他一类的乐器。纪陈张说：“我刚才好像听到……”老房东便说，他刚才是在放音乐，指了指音响，又问了他昨天去看得怎么样。

他便像是恭维一样地说：“真好，太好了。”但说起来，他就又真的变得激动了，说自己从来都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场景。但他只问了他想问的许多事情中的一个：“当时在广场上的人怎么大部分都是男的，女的都不喜欢听这里的音乐么？”

房东说：“怎么会不喜欢？那天女的应该也都去了吧。”

纪陈张忽然愣了一下，说：“大部分都去了？”

房东点点头。

纪陈张又想了一下，才说：“不可能吧？我在广场上看到的怎么大部分都是男的？”

老房东很随意地说：“男的本来就比女的多。”

纪陈张听了，惊讶地问：“男的比女的多——多多少？”

房东看着他惊讶的样子说：“很奇怪吗？大概几十个男人中有一个女的吧。难道你们那里女的比男的多？”

纪陈张几乎是在惊讶中用一点点残余意识说：“我们那里男女是一样多的。”

房东一听，也变得惊讶起来，说：“真的吗？”